

馮馬
沅伯
君樂
譯著

書經中的神話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H. Maspero 著
馮沅君 譯

書
經
中
的
神
話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初版

書經中的神話一冊

命(25251)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

原著者 H. Maspero

譯述者 馮沅君

出版者 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長沙南正路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序

尚書這部書，自春秋迄清代，二三千年來誰不把它當作至尊無上的聖經看，誰不把他當作至真無假的古史讀（雖然曾有孟子和劉知幾等極少數的人懷疑過它的歷史的價值）他們所謂：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蔡沈書經集傳序）

這就證明了這是多麼不應懷疑的一部書呵！可是，不幸到了我輩手裏，這個好夢已不容再維持下去了，那澎湃的時代潮流鼓盪着世界，把任何有權威的偶像都衝倒了。自從康長素先生提出了『孔子改制』的一個觀念，於是儒家經典的歷史的權威就漸漸搖動起來。我們生在這個時代，能夠用了歷史學和民俗學的眼光來研究這幾部古書，細細地分析，把分析的結果換了一個方式來綜合，而得到一種新結論，這是我們所碰到的機會特別好，並不是我們的聰明遠勝過古人。

自從中國的書籍流傳到西方，外國學者運用他們的精密的頭腦，科學的方法，居然把我們的幾部古書也整理出一部份的頭緒來。馬伯樂先生就是一個以外國學者的資格來研究中國古書的人，他曾著有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化的起源，中國漢代以前所受西方影響等書。這部書經中的神話，就是他的著作中尤應介紹到中國來的現

在已由馮沅君女士把它精細譯出，更經陸侃如先生把馬伯樂先生的事蹟寫出了一篇簡傳，使得我們可以領略這位外國學者的治學精神，這是怎樣值得感謝的一件事！

這部書共分三章，是：一、義與和的傳說；二、洪水的傳說；三、重黎絕地天通的傳說。關於第一部分，馬先生根據藏和山海經等書，以為義和本是一個神話中的人物，她（義和本是個女性）彷彿是個司日的神，她是太陽的母親兼御者，後來才變成義與和的四個天文家。跟着他敘述關於十日與義和傳說的一切，並敘述了中國人對於宇宙的種種觀念。關於第二部分，馬先生以為中國古代洪水傳說共有六種：（一）禹的傳說；（二）臺駘的傳說；（三）女媧的傳說；（四）共工的傳說；（五）蚩尤的傳說；（六）混淆了的傳說（如禹與共工、女媧傳說的混淆）。他以為中國文化只是現在的中國與印度支那北部的人民的共同文化的進展，把這些傳說與那些南方落後的部落的傳說相比較，我們便可以想像出它們在古中國人的信仰中所佔的地位。於是他跟着舉出了幾個印度支那半島的神話以與中國的洪水傳說相比較，結果，覺得兩方面很相接近。關於第三部分，馬先生以為『重黎絕地天通』也是一種神話（國語的解釋不可靠），他取了幾種外國神話來比較它，結果，他以為這個神話的大綱本是這樣：『在原始時天與地是互相交通的，一些神能自天下降於地；後來上帝命重黎絕天地之交通，於是人神間的關係就停止了。』

本書的見解很精到，稱引很繁博，驟然看去，簡直叫人不信這是一本外國學者討論中國學問的書。對於問題

必有些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但就大體上說，這部書究竟是值得特別稱道和介紹的。

的神話並不止馬先生所舉的幾條（這一點馬先生自己也知道，）如堯典

話考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

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

上有一種神獸，叫做開明，守着崑崙山的九門。開明獸是一種身體大到像老虎，長着九個腦袋和人的面孔的怪物。案『開』『啓』古音同，『啓明』實在就是『開明』的變文。『朱』呢？堯典下文又云：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可見『朱』也是同『虎熊羆』差不多的一種大獸之名。堯典的作者把『朱』與『開明』連在一起，把『朱』說成了人，把『開明』作為『朱』的表德，這是不是一種『愛凡麥』式的歷史解釋法的例證？

堯典又云：

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前人把這兩句話解作『廣致衆賢』、『廣視聽於四方』（尚書偽孔安國傳）自是合於堯典作者的原意。但是

這句話裏卻也包含着幾種神話的素質。考天問云：

崑崙縣圃，其居安在？……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關）啓，何氣通焉？

這是說崑崙山上有四方之門，只有西北方的門開啓着。堯典的『關四門』、『達四聰』，我以爲就是從這裏來的。在戰國時，上帝的傳說往往化成堯舜的傳說，如上帝殤鯀，變成堯舜的殤鯀；上帝遏絕苗民，變成堯舜的放伐苗民等。崑崙山是『帝之下都』，它是上帝傳說裏的一個地名，所以會與舜發生關係。又舜有重華之號，又有『目重瞳子』的傳說，這種傳說的原始，或許是說舜長着四隻眼睛，所以堯典又有『明四目』的記載。例如戰國時傳說『黃帝四面』，這本來是說他一個脖子上長着四張臉，但是太平御覽七十九引尸子載：

問於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之謂『四面』也。』

『神話就成了『四人治四方』的人事了。這與舜『明四目』的傳說的演變何異？這不是史式的歷史解釋法的例證？

『中又有樂典的記載：

『命汝典樂……』夔曰：『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堯典）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笙鏞以間，鳥獸跄跄，簫韶九成，鳳皇來儀。』（皋陶謨）

這位夔能使『百獸率舞』、『鳥獸跄跄』、『鳳皇來儀』，本領真大極了！但考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有龍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爲鼓，槩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原來『夔』就是這麼一個怪物，怪不得他與鳥獸這樣關切哩！因爲有了這『雷聲鼓』的傳說，於是訛傳『夔』爲樂官，仍說這位樂官是一足。有人覺得不合理，替它解釋道：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呂氏春秋察傳）

經此一解，『一隻脚』便成了『一個就够了』。這是不是又是一件『愛凡麥』式的歷史解釋法的例證？

皋陶謨又云：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丹朱與傲是兩個人（孔廣森等說），他們會『陸地行舟』（罔水行舟），又是一件怪事。考天問云：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

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始？

據聞一多先生的研究，『釋舟陵行』就是『罔水行舟』（毛奇齡也這樣說），『鼈』就是『澆』（說見離騷解詁，清華學報第十一卷第一期）。『澆』實在也就是『傲』，又就是『象』（說詳顧剛與童書業先生合作之夏史三論，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二卷第三期）。『惟澆在戶，何求於嫂』和『館同爰止』就是天問下文所云『眩弟並淫』（象事），也就是孟子所說的『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更就是皋陶謨所謂朋淫于家。本來是一件鼈與犬爭鬥的神話，到了皋陶謨裏却變成了堯子和舜弟的故事了。（孔廣森釋『無若丹朱傲』之『傲』爲象）

古經典裏的神話多着哩，正待我們去分析，去研究。如果我們一班人都能走上正經的軌道幹去，我敢說，將來的成績決不是現在所能想像得出來的！

馬先生這部書很可以作我們研究的先導。他的態度是客觀的，他的方法是科學的，他的成績也是值得相當欽佩的。讀了這本書，我敢寄語國內一班研究古史的人：你們再不要作建設『真美善合一』的歷史的迷夢了！

——歷史是只有『真』的，那『美』的和『善』的歷史的時代現在是早已過去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二日 顧頡剛

馬伯樂先生傳

陸侃如

到過巴黎的人，總忘不去塞納河（Saine）南岸的拉丁區（Quartier Latin）。那邊書舖與學校林立，是世界偉大的文化中心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四百多年歷史的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當法王法朗蘇第一（François I^{er}）創辦牠時，本想和守舊的巴黎大學對峙的，現在却差不多打成一片了。就在那所莊嚴古舊的房子內，一間狹小而富有歷史意味的教室中，我第一次見到馬伯樂（H. Maspéro）先生。

我在巴黎的幾年中，馬先生正在法蘭西學院裏講『六世紀的道教』。他的頰白的頭髮，他的魁梧的身軀，他的銳利的目光，他的沈著而微嫌艱澀的語音，第一次便給我個很深的印象。他的脾氣頗以孤僻著稱，所以一般學生都不大敢找他。但是我和他相處稍久，覺得他待人非常誠懇，實在是個和易近人的篤厚長者。

馬先生名亨利（Henri），巴黎人，以一八八三年生於一個學術空氣極濃厚的家庭中。他的父親加斯東馬伯樂（Gaston Maspéro）是歐洲第一流的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尤精於『埃及學』（Egyptologie）。他曾到埃及實地發掘過幾次，寫過好幾部轟動史學界的專著，其中近東古民族史（Histoire Ancienne des Peuples de l'Orient）尤稱傑作。他也在法蘭西學院裏做過教授，又被選為金石美術研究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的研究員兼常任祕書。

這教授與研究員兩職，馬先生都很光榮的繼承了下來。他十九歲得文學碩士學位（一九〇二年），後兩年得史地高級研究文憑，到一九〇七年得法學碩士學位，同時也卒業於東方語言學校（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的中文部。一九一二年任安南遠東學校（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教授，到一九一九年便和他的父親一樣的做了法蘭西學院教授，去春又一樣的當選了金石美術研究院的研究員。

他曾做過好幾次遠東的旅行。二十四歲時第一次到安南（一九〇七年），四年後第二次到安南。一九二八年到日本，住了兩年。到中國有兩次：第一次是光緒三十四年冬（一九〇八年十二月），於翌年夏（一九〇九年七月）返歐；第二次是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一月，也住了半年。

他的作品，據巴黎的法國大學印書館（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於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馬伯樂先生著述考（Titres et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 de M. Henri Maspero）所載，不下四十種，而近數年來出版的尚不在內。其中大部分是關於中國的歷史、語言、宗教、哲學等方面的，牠們大都發表於亞細亞雜誌（Journal Asiatique）及通報（Young Pao）等專門雜誌。單行的如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國古代史（La Chine Antique），對於歷史科學的貢獻也不在他父親的近東古民族史之下。

馬先生不僅在法國學術界上有固定的地位，他的著作實在有國際的聲譽。他的中國文化的起源（Les Or-

igine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曾譯成英文。他的中國漢代以前所受西方影響 (Les Influences Occidentales en Chine Avant les Han) 曾譯成日文。奇怪的是，他的作品很少譯成中文的。沉君翻譯他的書經中的神話 (Légendes Mythologiques Dans le Chou King) 恐怕是第一次的嘗試呢。

我和馬先生分別，到如今已有一年了。爲了沉君的譯本而寫他的小傳，使我又回想起法蘭西學院中那副動人的聲音笑貌來。聽說近來法蘭西百科全書 (L'encyclopédie Française) 請他擔任中國部分的撰述，那一定會有新的貢獻給我們的。我們期待着吧。

一九三六，四，二十，於北平。

目次

馬伯樂先生傳·····	一
尙書中的神話·····	一
一 羲與和的傳說·····	三
二 洪水的傳說·····	二一
三 重黎絕地天通·····	四九
附注·····	五三

書經中的神話

尙書中的神話

法國馬伯樂 (H. Maspero) 著

中國學者解釋傳說從來只用一種方法，就是『愛凡麥』 (Étymologie) 派的方法 (譯者注一)。爲了要在神話裏找出歷史的核心，他們排除了奇異的，不像真的分子，而保存了樸素的殘滓。神與英雄於此變爲聖王與賢相，妖怪於此變爲叛逆的侯王或奸臣。這些穿鑿附會的工作所得者，依着玄學的學說 (尤其是五行說) 所定的年代先後排列起來，便組成中國的起源史。這種東西僅有歷史之名，實際上只是傳說；這些傳說或來自神話，或來自鉅室的祖廟，或來自各地的宗教，或來自學者們解釋某種禮儀的記載，或來自民間故事，等等。這些充塞在中國史開端中的幽靈，都該消滅的。我們不必堅執着在傳說的外形下查尋個從未存在過的歷史的底子 (原注一)，而應該在冒牌歷史的紀敘中尋求神話的底子，或通俗故事來。書經中充滿着純神話的而誤認作歷史的傳說。這些傳說即使不全是容易認出來的，其中賴其他經傳而爲人所知的幾種却很易找出。在此文中，我只就性質最明

書經中的神話

顯者中研究幾個（原注二）

一 義與和的傳說

《書經》的第一篇堯典，在篇首對於堯的頌詞後，有一長段敘述授給義與和的職務。很早人們便注意到這裏有兩段形態不同而彼此混雜的經文，其一是在對於每個弟兄所發的訓令的末尾，牠彷彿是指示四時的特殊現象的日歷的斷片。我將牠置而不論，因為關於牠的研究必涉及中國古天文學史（原注三）。另外一段在這同一個訓令的開端，正是我現在從事的。

這一段包含下列四句（原注四）：

『分命義仲，度（原注五）禹（原注六）鍤（原注七）曰暘（原注八）谷，寅賓出日，辨秩（原注九）東作。』

『申命義叔，度南交（原注一〇），辨秩南爲（原注一一）。』

『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原注一二），寅餞（原注一三）入（原注一四）日，辨秩西成（原注一五）。』

『申命和叔，度朔（原注一六）方曰幽都，辨在朔易（原注一七）。』

這樣的一段顯露出不少的困難：這些是什麼人？他們被派到什麼地方？交託給他們的又是什麼工作？

讓我們先檢討這些人物。在堯典的作者看來，義與顯然是帝堯的受了委任的官吏。但書經是把他們說成這樣的，惟一的書籍（還有些根據書經而成的史書）；在別的地方，這兩個名字指示的不是兩個人物，而是一個人將兩個字連在一起叫做義和的。他顯然是個神話的人物，是太陽的母親（毋寧說是太陽們的母親，因為太陽有十個），早上她給他洗澡，而且天天為他引着車子。

下列紀元前四世紀或三世紀的幾段文字（原注十八）很好的顯示出這個神的性格：

（一）歸藏（原注一九）——『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義之子，出于湯谷。』

（二）又（原注二〇）——『空桑之蒼蒼，八極之即張，乃有夫義和——「注：是主日月之職」——出入以爲晦明。』

（三）山海經（原注二一）——『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義和，方浴日于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

（四）離騷（原注二二）——『吾令義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五）天問（原注二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義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六）尸子（原注二四）——『造歷者義和之子也。』